

最后诊断(一)

〔加拿大〕阿瑟·黑利著

舒逊译

《最后诊断》简介

本书描写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中等城市的医院改进管理的故事。这家医院的新任董事长奥尔登·布朗励精图治，聘请了年青有为的外科医生肯特·欧唐奈为外科主任兼医管会主席，精明强干的哈里·塔马塞利为院长。他们在医务工作和医院管理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遇到董事会和医院内部保守势力的反对。病理科主任约瑟夫·皮尔逊主观专断、因循守旧，反对改革措施，得到当地财阀、医院董事会保守派代表人物尤斯塔斯·斯温的支持。通过革新派院领导和病理科新调来的付主任戴维·柯尔门的坚决斗争，终于克服了前进中的障碍，使这家医院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本书脱稿于1959年，1960年在英国初版发行，1976年第十四版发行，是畅销书之一，作者阿瑟·黑利1920年生于英国，第二次大战时在英国皇家空军当飞行员，1947年移居加拿大。1956年与约翰·卡斯特合编电视剧《险中行》（Flight Into Danger），获得成功，以后开始写作。他的几篇小说大都是描写美国当代社会各个侧面的，都畅销一时，已译成二十几种文字出版，有七部作品改编成电影。除本书外，他的畅销作品包括《身居显要》（In High Places），《大饭店》（Hotel），《险中行》，《飞机场》（Airport），《轮》（Wheels）《钱商》（The Money Changers）等。



盛夏的一个早晨，十点多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伯林顿。三郡医院里面泛起的生活浪花，像沿海岛屿周围的潮汐，起伏翻滚着。医院外伯林顿的市民挥汗如雨。在有遮阳的地方，温度计上的水银柱已经上升到华氏九十度，湿度已达百分之七十八。到炼钢厂和车辆厂那边就更热了。那边没有遮阳的地方，没有温度表。如果你愿意去量量，温度肯定比这边高得多。医院里面比外面稍微凉快一些，但是也好不了多少。在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只有少数有地位的人物和那些碰巧进入室内有调温设备的房间，才能避开这夏日的蒸烤。

位于医院底层的住院处是没有调温设备的。在那里办公的玛奇·雷诺小姐今朝不断从办公桌抽屉里掏出粉纸来揩汗，这已经是第十五次了。她还在盘算着该抽空到盥洗间再洒一次香水。这位三十八岁的小姐是住院处的负责人，因为她平常爱看妇女卫生广告，所以身上稍微脏一点就受不了。赶上热天，她总得一趟一趟地往楼道那头的盥洗间跑。但现在，在没去以前，先得通知四个病人下午来住院。

几分钟以前病房送来的出院单上共有二十六人出院，超过预计两个，再加昨夜死去的两个，共腾出了四张病床。她要从等待住院的长长的名单中提出四个病人通知他们来住院。在伯林顿市内和郊区，将有四个病人，怀着希望或带着恐惧，接到医院的住院通知，带上几样必要的东西，把自己全部托付给这家医院。现在，玛奇·雷诺小姐拿着第十六张粉纸，打开档案夹，拿起桌上的电话耳机开始拨号。

在大楼底楼另外一头，门诊候诊室已经坐满了病人。他们比住院处的工作人员要幸运一些。因为叫号以后，他们将走进和候诊室通连的六个有空调设备的诊室当中的一个。门诊的这六位专科医生都在城里医科大楼开业。在那里门诊收费比较昂贵，付不起或不愿花那么多钱看病的病人在这里可以享受他们的免费诊治。*

耳鼻喉专科医生麦克尤安大夫的凉快的门诊室里，老头鲁迪·赫曼特正在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背上歇凉。他是个零散工，只是在家里逼着他干活的时候才出去干点什么。老头近年耳朵愈来愈聋，可是他倒不怎么在乎。因为有时听不见倒有点好处，比方说工头叫他干点什么，或者要他快点干的时候，听不见倒好。不过他的大儿子叫他来看病，于是他就来了。

麦克尤安大夫从老头的耳朵里把窥耳器拔出来，皱了皱眉。他带点挖苦人的口气说：“你要是把耳朵里的泥洗下去点，可能会好些。”

麦克尤安常常有不大高兴的时候。昨天晚上他和妻子为日用花钱的事吵起来，今天一早就吃早饭的时候，他的那位夫人还唠叨个没完。今天他从汽车房倒车出来的时候，心里正没好气，一下子把汽车后挡板给撞弯了。

鲁迪耳聋，没听清麦克尤安大夫说什么，抬起头问：“什么？”

“我说你要是……噢，算了，没什么。”麦克尤安正在琢磨着这老头耳聋倒底是因为年岁大还是那里边的小瘤子的毛病。这是一个很难诊断的病例，一下子就把他的专业兴趣引起来了。原来的情绪一扫而光。

* 美国开业医生也在大医院门诊，本人不另收费。

“我没听清楚，”老头又在问。

麦克尤安提高声音说：“没有什么！我没说什么！”

他倒高兴老头耳朵聋，有些后悔自己发了脾气。

在普通内科的诊室里，肥胖的内科医生托因比大夫用刚吸剩的烟屁股点燃了另一支烟，仔细观察着桌子对面那个病人。在他考虑病情的时候，觉得自己肚子有点不舒服，心想得把中国菜的食谱暂时停它一两个星期了；何况，这个星期有两次饭局，下星期二又有美食主义俱乐部的会餐，日子不算难过。在考虑好了对病人的诊断之后，他就摆出一付严肃的面孔对病人说：“你的体重超过了，我得给你规定一下饮食。还有，你最好把烟也戒掉。”

离开门诊一百码左右，三郡医院病历室负责人米尔里德小姐在楼道紧步走着，混身直冒汗。她一眼看见自己正在找的那个大夫就在前边，拐个弯又不见了，连忙紧走几步再追上去。

“皮尔逊大夫！皮尔逊大夫！”

一位上了年纪的病理医师停了脚步。他把嘴里的大雪茄挪到了唇角，不耐烦地说：“什么，干什么？”

这位米尔里德小姐是个五十二岁的老处女，身材很瘦小，穿上最高的高跟鞋才刚够五英尺。她看见皮尔逊大夫脸上不高兴的神气，心里有点发毛。但是，这位小姐生活里没有什么别的，病历、表格、档案就是她的一切。于是，不管怎样，她还是鼓起勇气说：“这里有些病理解剖单子要您签字，皮尔逊大夫，市卫生局要副本。”

“我现在忙，改个时间。”正赶上约瑟夫·皮尔逊脾气发倔。

米尔里德小姐坚持着：“大夫，请给签上吧！要不了多大

时间，我找了您三天了。”

皮尔逊勉强答应了。米尔里德小姐递过了单子和圆珠笔，皮尔逊拿过来走到一张桌子旁边，一边签字，一边嘟囔：“我也不知道签的都是些什么。是谁的？”

“是郝登的，皮尔逊大夫。”

皮尔逊口气还很倔。“那么多病例，谁记得住。”

米尔里德小姐在一边耐心地解释着：“就是从工厂车间的天桥上摔死的那个工人。记得吗？厂方说他一定是犯了心脏病，不然车间的安全措施是能够防止的。”

皮尔逊哼了一声。

在他继续签下去的时候，米尔里德小姐还继续解释着。她这个人有个毛病，非得说清楚才算完。“可是病理解剖报告说这个人心脏没什么病，也没有使他摔下来的其它病理方面的原因。”

“这我都清楚。”皮尔逊打断了她的话。

“对不起，大夫。我……”

“那是个事故。厂方得发给家属抚恤金。”皮尔逊顺便提出他的这个看法，然后把雪茄叼好刷刷地又签了一个名，纸都给他划破了。米尔里德小姐发现今天这个老夫人的领带沾上的鸡蛋痕渍比哪一天都多。他那乱蓬蓬的灰白头发有多少天没梳了？约瑟夫·皮尔逊的邋遢在三郡医院是出名的，简直有些不象话。自从十年以前妻子亡故开始独身生活以来，他的穿着愈来愈不象样子了。现在这位六十六岁的老大夫打扮的不象个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倒象哪里跑来的盲流。米尔里德小姐打量了一下他白罩衣里边的呢背心，扣眼都磨秃了，上面还有两个洞，可能是强酸腐蚀的。下身一条灰裤子没有裤线，脚上一双旧皮鞋，早就该上油了。

约瑟夫·皮尔逊签完了最后一张，粗鲁地把一叠单子冲米尔里德一塞，说：“这回我可以开始干点正经事了，啊？”那雪茄在嘴上一撮一撮地，烟灰一半落在自己身上，一半落在光亮的利诺林花色油毡*地面上。皮尔逊是三郡医院的老大夫，他耍点态度没人敢说，要换个年青人就不行了。皮尔逊对医院楼上贴的许多“禁止吸烟”的告示也置之不理的。

“谢谢、谢谢，大夫。”

他僵硬地点点头，走向大厅，准备乘电梯，正赶上两部电梯都停在上边，就骂了一句，走下通往地下一层病理室的扶梯。

外科在三楼，那里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整个外科手术室的气温和湿度都是经过仔细调节过的。外科大夫、实习大夫和手术室护士的绿色手术衣里边都脱得只剩下了内衣内裤，这样可以凉快些。有些大夫已经做完了清早第一个手术，踱到外科办公室喝咖啡，等着做第二个手术。三楼楼道两旁的手术室是和医院其他部分隔离的，护士们开始把仍旧处在麻醉状态的病人推到两间麻醉恢复室，在这里接受观察，等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回病房。

矫形外科医生露西·葛兰杰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述说昨天买的西德小轿车《大众牌》**的优点。

由于这种车车身特别小，吉尔·巴列特和她开玩笑说：“对不起，露西，我在停车场差点踩到你那辆车上。”

“那没什么，吉尔”，她说。“你的运动量还不够，在你

* 利诺林花色油毡(Linoleum)是一种建筑上用的地面装修材料。

** 大众牌(Folkswagon)是西德名牌小轿车。

那辆底特律出产的大家伙周围转转就够了。”

普外科医师吉尔·巴列特大夫有一辆奶色的《卡迪莱克》* 大号小轿车，天天都擦得精光瓦亮的。这也反映了车主人的率劲儿。他是三郡医院穿著最讲究的大夫之一，是主治医师里唯一留胡子的人——范戴克式的**，修剪得很整齐——一说话小胡子就上下飞舞，露西看着很带劲儿。

肯特·欧唐奈大夫也过来了。他是外科主任，兼医务管理委员会主席。

“肯特，我正找你。下星期我给护士讲成年人扁桃体切除。你那里有没有吸入性气管炎或肺炎的彩色照片？”

欧唐奈为教学需要收集了一套彩色照片。他知道巴列特指的是人们不太熟悉的那种成年人切除扁桃体以后可能发生的后遗症。欧唐奈这些外科医生都清楚，即使非常小心，也可能会有小块东西没取干净，吸进肺里形成囊肿。他想起有一套显示这种情况的气管和肺部片子，是尸体解剖时拍的。他对巴列特说：“可能有。我今天晚上找找。”

露西·葛兰杰说：“如果找不到气管的，给他一张直肠的。反正他也看不出来。”外科办公室一屋子人都笑了。

欧唐奈也笑了。他和露西是老朋友了；有时他想：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他俩的关系会不会进一步发展呢？他在好多方面都很欣赏露西，特别是在业务方面她能够在一般认为是男人干的矫形外科中站住脚，这很使他佩服。但是，她又没有失去女性的基本特点。她现在穿着手术衣，和别人的样子差不多，看不出什么线条来，但他清楚：手术衣里边是一个修长而窈窕的身材，穿着不花梢，但很时髦。

* 卡迪莱克(Cadillac)是美国名牌豪华轿车，产地底特律。

** 范戴克式(Vandyke)指唇上八字胡，颌下山羊须。

一个护士敲门后悄悄走进来。

“欧唐奈大夫，外边有几个病人家属要见您。”

“告诉他们我就来。”他走进更衣室，脱去手术衣。今天只给他安排了一个切除胆囊结石手术，现在已经很成功地做完了。和外边的病人家属谈完话以后，他打算去院部。

在外科楼上，乔治·安德鲁·邓吞躺在48号单人病房，已经没有了凉热感觉。实际上这已是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分钟了。麦克马洪大夫握着病人的手腕，脉搏快没有了。病人家属都在，室内显得很闷热。潘菲德护士把窗上的抽风电扇调到“高速”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有妻子、一个成年的儿子、一个年轻一点的女儿。妻子在轻声地抽泣，女儿没有出声，但眼泪流满了双颊。儿子背转身，肩头在抽动。埃莲·潘菲德心想：到我死的时候，希望也能有几个人为我流泪。还有什么比亲人的悲痛更好的吊唁呢？

麦克马洪大夫现在放下了病人的手腕，看看其余的人。无须说了，潘菲德护士自动记下了病人死亡时间：上午十点五十二分。

楼里的大病房和单人病房，现在正是安静的时候，清早的一遍药已经发完了，医生也查过了病房。从现在到中午是休息时间。中午才是另一个活动高潮。有的护士已经溜到餐厅去喝咖啡；留下来的在作病情记录。韦尔了护士在一个病人的病历上写：“病人主述：仍有腹痛，”还没有写完，停下了笔。

这位五十六岁、头发已经灰白的老护士又一次从白大衣口袋里掏出今早已读过两遍的儿子的来信。那是和病人信件一起送到她办公桌上的。在她打开信时，一个年青的海军少尉挽着一个漂亮姑娘的照片掉了出来。她先凝视了一下这张照片，才

去读那封信。“亲爱的妈妈：您一定没想到，我在旧金山遇到一个姑娘，我们昨天结婚了。我知道您一定要生气，因为您老说我结婚时您一定要参加我的婚礼。可是我告诉您怎么回事以后您一定会理解的……”

韦尔丁护士抬起了头，想着那时刻挂在心上的儿子，很少见到。自从她离了婚，一直是自己照看阿丹姆，从小带到送他上大学。后来上了安那波里斯* 海军学校，只是在周末和短期休假中见过他，随后就入伍当了海军。现在，阿丹姆已经成家了，不再属于她，而属于别人了。今天她得给他们拍一个电报，寄去她的深情和祝贺。几年以前，她总说在阿丹姆独立生活以后，她就辞职，可是一直没有这样作。现在用不着辞职了，快该退休了。她把信和照片又塞进口袋，重新拿起刚才放下的笔，清清楚楚地写上：“腹泻和少量呕吐。请鲁本斯大夫注意。”

产科在四楼。那里一天到晚没有个安静的时候。查尔斯·宾恩伯格大夫和另外两个产科大夫正在刷手。他忽然想：生孩子的为什么总爱凑热闹？不生就不生，一生就是一批一批地生。有时，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工作很有次序、很安静，从从容容地一个一个地接生。有时突然之间六个产妇同时都要生，闹得个天翻地覆。现在就是这样。

他自己的病人是个膀大腰圆的黑人，就要生第十胎了。她来到医院已经太晚，马上临产，于是作急诊，用担架把她抬上来。宾恩伯格一边刷手一边听着她和送她上来的实习医生谈话。

* 安那波里斯(Annapolis)马里兰州首府，美国海军学校所在地，在美国东海岸。

显然因为这是个急诊病人，实习医生照例请电梯上乘客都下来，先送上来这个黑人产妇。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那么多上等人都在为我腾出了电梯，我成了重要人物了。这辈子我还没尝过这个滋味呢。”实习医生劝病人不要紧张，只听那个产妇在说：“叫我别紧张吗？我一点也不紧张，孩子。我生孩子从来是轻松的。一生孩子就不刷盘子、洗衣服、作饭了。我在盼着到这儿来呢，和放假了一样。”阵痛来了，她停了一会儿，不久，她一边咬着牙，一边还喃喃地说：“我已经有九个了，这是第十个。大孩子跟你一样大了，年青人。等着瞧吧，过年我还会再来的。”塞恩伯格听那声音已经微弱了，可是还咯咯地笑了一声。产房的护士把产妇接了过来，实习医生又回急诊室了。

在医院的大厨房里，气温没有多大问题，在那里工作的人都习惯了。营养科主任希尔达，斯特朗尝着一块葡萄干蛋糕，向做甜食的厨师点了点头表示赞赏。她担心自己吃这么多卡路里和别的营养品，一星期之后准会在她洗澡间里的磅秤上显示出来。她自我安慰地想，反正多尝尝医院做的食品是营养科主任的职务嘛。而且，斯特朗夫人现在担心卡路里和体重已经晚了。长年累月地尝来尝去，已经使她把磅秤指针压到二百磅上下了。光是她那两个大乳房就占了不少份量，象两个直布罗陀要塞似的，在医院里是出了名的。有人说她一走过来就象有一对战舰开路的航空母舰开来似的。

可是斯特朗除了爱吃点之外，也热爱她的工作岗位，她心满意足地环顾一下她的王国——闪亮的钢制炉灶和送菜车，光亮照人的炊具，穿着浆洗得非常漂亮的白围裙的厨师和帮厨。她心里不觉暖烘烘的。

现在是厨房里最忙的时候。午餐是每天最忙的一餐，除了给病人开饭外，还给全院医生护士职工在餐厅开饭。再过二十分钟左右，午餐就要送到病房了。午餐以后的两个小时内还继续供应食品。在帮厨刷洗餐具，整理菜盘以后，厨师们又该准备晚餐了。

斯特朗夫人一想起菜盘就皱起了眉头。她走到厨房后面装有两台洗碟机的地方停住了脚步。她的这部分管区可不像前边那么漂亮。这位主任曾经多次想到应该把这部分设备也来一个现代化。当然，好事不能一天办完。在她当营养科主任这两年，已经逼着院部添置了不少新设备了。不管怎么样吧，她还决定要找院部谈谈洗碟机的问题。她一边这样想，一边到餐厅去查看蒸气表。

营养科主任不是医院里唯一关心食物的人。二楼放射科有一个门诊病人说他都“快饿死了。”他是伯林顿市给三大汽车工业* 代销汽车的一家商店的销售部付主任詹姆斯·布莱维克先生。

根据医嘱，詹姆斯·布莱维克从昨天晚上十二点到现在没吃东西，现在他来到X光室作胃肠造影。对可疑十二指肠溃疡进行确诊。过去三年，布莱维克以很大的积极性投入工作，作出了许多个人牺牲，比销售部其他人工作得更出色，工作时间也最长。现在这一切都得到了报偿。他希望不要因为十二指肠溃疡或别的病影响了自己的前程。

他的这种担心是很自然的，要是别人处在他的地位上也一样。作为代销商，每月是要完成一定的销售指标的。他想他不

* 三大汽车工业为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可能是得了十二指肠溃疡，一定是别的小病，很快会治好的。他被提升为销售部副主任不过六个星期。虽然这个职称不错，外人哪里知道要维持这个职位却不怎么容易，得出成果，得玩命儿干——办事要泼辣，随时盯住生意，还得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医生的证明解决不了报表上销售下降的问题。

詹姆斯·布莱维克的病已经拖了一些时候了。可能是两个月以前吧。他觉得胃不舒服，胃区有些疼，老爱打饱隔儿。有时当着顾客也要打，很不合适。先前他还装作没事，后来才来到医院看病。今天他还希望不要占太多时间；卖给福勒公司的六辆卡车竞争得很厉害，他们店非常希望成交。老天爷，他的肚子真饿得慌！

对于放射科主任、外号“响叮当”* 的拉夫·贝尔医生说，这不过是再照一套胃肠造影片而已，和他照的一百多张别的片子没什么区别。他有个习惯，没照以前总要先猜猜有病没有。这个病人他猜是有病的，像是个患溃疡的。贝尔医生透过他那厚厚的黑边眼镜暗自观察这个病人。他像是个常发愁的人，现在可能就有点心事……这位放射科医生让布莱维克到萤光屏后边去，递给他一杯钡浆。对他说：“我叫你喝，你就喝。”

在他准备好了以后，他说：“好！”布莱维克喝了钡浆。

在萤光屏上，贝尔看见钡浆通过食道，流到胃，从胃流到十二指肠。在这种不透明的液体的反衬下，各个器官非常清楚。每到一个阶段，贝尔就按一下电钮、照一张片子。他又按摩病人的腹肌使钡浆流动，可以清楚看见十二指肠确有一处溃

* “响叮当”原文是Ding Dong Bell（叮当铃）美国有首儿歌“叮当铃”，精神饱满的意思

场。这时他心中暗自得意果然猜中了，于是大声说：“好了，布莱维克先生，谢谢你。”

“大夫，怎么样？我还能活下去吗？”

“活得下去。”大多数病人都想知道他在萤光屏上看见什么了。“魔术镜、挂墙上，谁的身体最强壮。*”但不该由他说出结果。“你的医生明天可以拿到片子。他会找你谈话的。”他心想：朋友，你该倒霉了。希望你喜欢天天休息，天天吃牛奶、荷包豆。

距医院大楼两百码有一幢旧楼，原来是一个家俱厂，现在改为护士楼。护校学员费雯·洛布顿衣服上的拉锁坏了。

“妈的，鬼火！”她学她爸爸老爱用的词骂着那个拉锁。费雯的父亲是个伐木工人，已经有了相当积蓄，生活过得很好。不管在森林里，还是回到家里，他的嘴里总是不干不净的。

费雯今年十九岁。她把父亲的粗犷和母亲的纤巧集于一身。费雯的母亲虽然在俄勒冈林区居住多年，可并没有改变她那新英格兰*人内在的文雅气质。在费雯上护校的四个月里，可以从她对医务和护理工作的反应中看出她父母亲的双重矛盾性格。医院的环境和医务工作，一方面使她感到新奇、感到有些怕，另一方面她有时又有讨厌它、恶心的感觉。她原想：整天和疾病、病人打交道，开始总会不习惯的；但没料到，真正接触以后，反应真大，有时胃里直翻，非用很大毅力克制，才不至于转身跑掉。

* 美国儿谣，原文是 Magic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healthiest of all.

* 俄勒冈(Oregon)，美国西北部州名，开发最晚。

新英格兰(New England)在东北部，最早移民区。

发生了几次这样的情况，她想，得想办法调剂一下。她原是喜爱音乐的，这有点用处。伯林顿市虽然不大，却有一个很好的交响乐团。于是费雯就成了这个乐团的热心观众。她发现旋律的变化、音乐的熏陶，确能镇定她的神经，加强她学习的信心。可惜这个乐团的夏季演出结束了。最近她常常想找点别的什么消遣。

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上完早晨几堂课以后，休息不大功夫就该到病房去实习了，时间很短，又碰上这个倒楣的拉锁……她又拉了一下，锁齿忽然合了缝，拉上了。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想跑出去，又停下了脚步，擦了擦脸。该死的，天真热！拉得她浑身是汗。

医院大楼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今天早晨和每天早晨一样，生活在沸腾着。在诊室、婴儿室、试验室、手术室；在神经科、心理科、小儿科、皮肤科；在矫形科、眼科、妇科、泌尿科；在免费病房和私人病房；在服务性部门——院部、会计科、采购科、清洁班；在候诊室、楼道、大厅和电梯上，整个三郡医院五层大楼，地下室和地下室二层，到处是生活，到处是人类与医学汇合的激流，泛起的滚滚的生活浪花，似潮汐起伏，千变万化。

那是七月十五日的上午十一点钟。

二

当肯特·欧唐奈从外科下楼去院部的时候，从扶梯道一扇开着的窗户飘进来离三郡医院只有两条街的救主堂钟塔的报时的钟声。由于铸造时的毛病，这钟声一直是有些走调的。欧唐奈不由地抬起手对了对手表。这时一帮实习医生匆匆忙忙从楼上下来，杂乱的脚步踏在楼梯上叮咚作响。他主动地让了让路。实习医生们一看是医管会主席，安静了一些。一个一个走过去，尊敬地说：“早安，大夫。”到了二层，欧唐奈站住了，让一个推着轮椅的护士走过去。轮椅上坐着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姑娘，一只眼睛上蒙着绷带。一个妇女，显然是小姑娘的母亲，紧紧跟在旁边。

轮椅经过时他冲那护士笑了笑，但记不得她是谁了。那推车的护士却暗自欣赏这位大大夫。欧唐奈虽然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但还能引起女人的回眸。他那高高的身材、挺直的腰板、宽阔的双肩、坚强的手臂，基本上还保持着大学时打橄榄球四分卫*时的体态。直到如今，在遇到难题或要做出困难的决定时，他还会习惯性地挺起胸，下意识地摆出一付象要阻挡对方球员冲过来截球的架式。尽管他有一身发达的筋骨，但行动却很轻巧。经常性的体育锻炼——夏天打网球、冬天滑雪——使他一直维持着精力充沛和行动敏捷的特点。

欧唐奈并不是一个很俊俏的人，但他那粗线条的凸凹不平的脸庞（他的鼻子上还带有一处踢橄榄球时留下的伤痕）却偏

*四分卫(Quarter back)，橄榄球的球员位置名称。

偏常是女人喜爱的男人脸型。只是，他的头发已经显示出年庚：不久以前还是乌黑的，现在一下子就有些灰白了。就好象在生命的战斗中，黑色素突然认输了，退出了战斗。

欧唐奈忽然听见后边有人叫他，马上停住了脚。那是外科的一位高级别的主治医师比尔·罗弗斯。

“你好，比尔？”欧唐奈很喜欢罗弗斯。这是一位很认真、很可靠、很高明的外科大夫。他的外科手术总是排得满满的。病人很信任他，因为他一向很坦率，有什么说什么。外科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也都很尊敬他，因为他不但总以自然和愉快的态度指导他们工作，对他们提出中肯的意见，而且能以平等态度待人——这一点并不是其他外科医生都能做到的。

他唯一的怪癖，如果能算得上什么怪癖的话，那就是爱打特别扎眼的花领带。欧唐奈一看见他这位同事今天打的这一条领带，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这条领带是在紫红和柠檬黄底色上显现着青绿色圆圈和大红花纹的图案，为了他的花领带，比尔·罗弗斯受过不少讥笑。心理科的一位大夫最近还说：罗弗斯的领带代表“表面平静的火山掩盖着内在的沸腾着的岩浆，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喷火口。”罗弗斯并不在意，一笑置之。可是今天他似乎有些不高兴的样子。

“肯特，我想找你谈谈，”罗弗斯说。

“去我办公室吗？”欧唐奈有些惊异。除非有重要的事罗弗斯是不会找他的。

“不用，在这儿说就行。肯特，是关于病理室的外科病理回报。”

他们走到一个窗户跟前，躲开楼道上的来往行人。欧唐奈在想：我正担心是这个问题呢。他对罗弗斯说：“怎么了，比尔。”